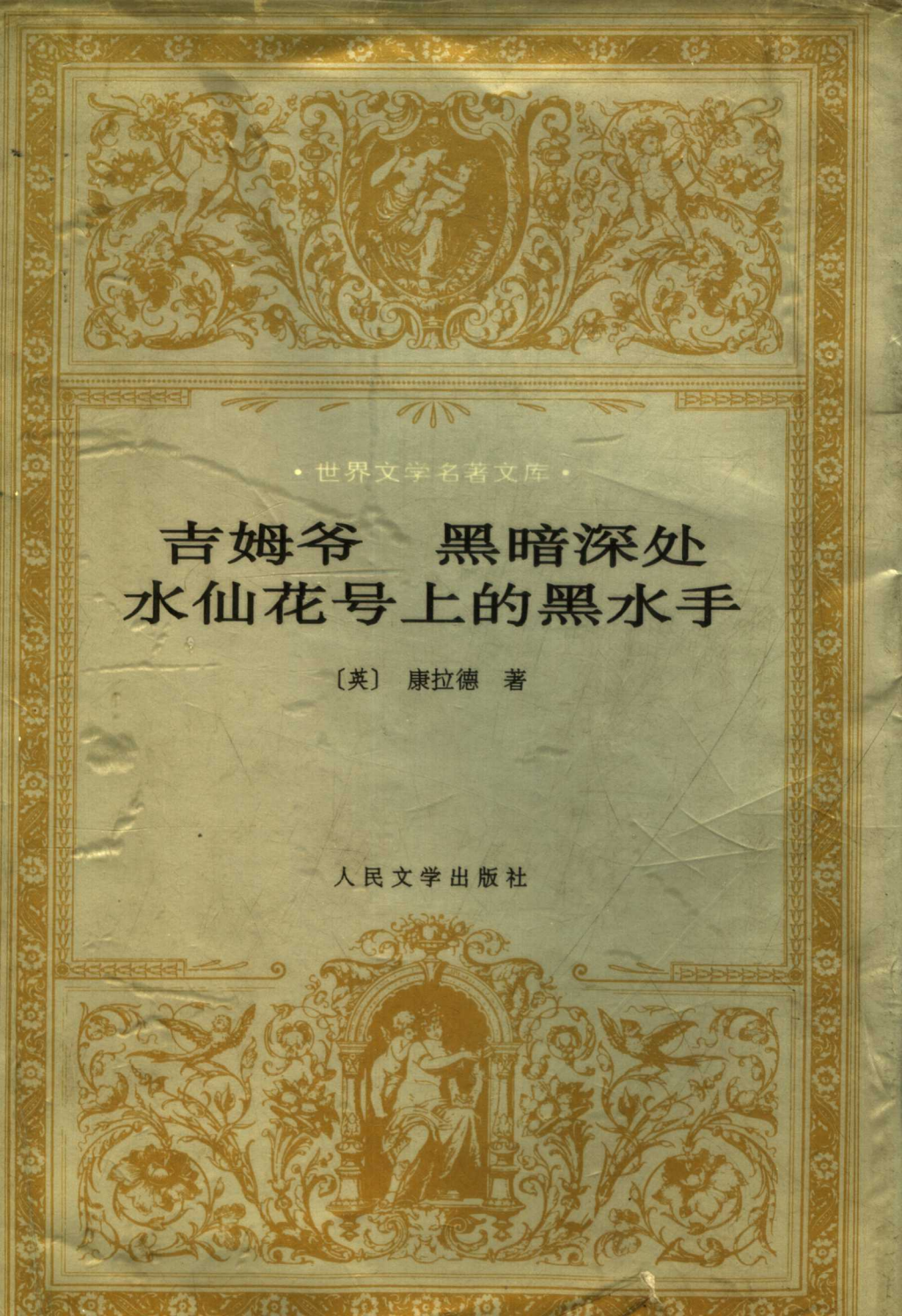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吉姆爷 黑暗深处 水仙花号上的黑水手

〔英〕 康拉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姆爷/(英)康拉德著;熊蕾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10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书名原文: Lord Jim

本书包括《吉姆爷》《水仙花号上的黑水手》及《黑暗深处》三部作品

ISBN 7-02-002550-1

I. 吉… II. ①康…②熊…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②长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7388 号

装帧设计: 李吉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6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 插页 1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6.00 元

前 言

约瑟夫·康拉德原名约瑟·提奥多·康拉德·考泽尼奥斯基，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三日生于现属乌克兰的别尔吉切夫，父母都是波兰乡绅。他的父亲阿波罗·纳雷茨·考泽尼奥斯基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个爱国志士，是华沙市民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这个委员会曾经领导了一八六三年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起义。然而，阿波罗本人却未能参加那次起义，因为他在一八六一年十月就被俄国人逮捕，流放到俄国北部的沃洛格达去了。他的家人也跟着他到了那里，包括还未满四岁的小康拉德。

沃洛格达的气候十分恶劣，小康拉德险些死在路上。他的母亲染上了晚期肺结核，终于在一八六五年四月去世。家庭的不幸和起义的失败，使康拉德的父亲陷于极度失望。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也使他无法继续以前的工作。于是，因病获释回到波兰的阿波罗转而从事翻译工作，主要翻译莎士比亚和雨果的著作。在父亲的影响下，康拉德八岁就开始接触英文名著了。在与父亲相依为命的那些孤独岁月里，他阅读了大量波兰文和法文的文学著作和译著。可惜他父亲也患上了肺结核，于一八六九年在克拉科夫去世。

当律师的舅舅收养了小康拉德，对这个外甥非常疼爱。他送康拉德进了克拉科夫的学校，但学校却使他厌倦。从一八七二年起，少年康拉德便一心一意地想去航海。一八七三年，舅舅让他的指导老师陪同他去了瑞士。康拉德后来确信，这位指导

老师的使命，“就是打消我那些浪漫的傻念头”。他们一路上争论不休，最后那位老师无可奈何地离去了，说康拉德是“不可救药、毫无希望的堂吉珂德”。一八七四年十月，康拉德离开克拉科夫，到了马赛，在舅舅的安排下，终于在一艘商船上当了水手。四年后，他到了英国，在英国商船上干了十六年。

在长期的航海生涯中，康拉德不断进取，通过了一次次严格的考试，从学徒升为船长。在此期间，他航行到过西印度群岛，到过东方，也到过非洲和澳洲，多次经历过风暴、疾病等灾害的生死折磨和考验，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阅历。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康拉德一八九一年在刚果呆了四个月之后回到欧洲养病，于此期间开始文学创作。他的处女作是《阿尔麦耶的愚蠢》。这期间，他又两度作为一艘轮船的大副远航澳大利亚，经历了一直有如父亲一样呵护着他的舅舅的亡故，直到一八九四年才完成初稿。出版商收到这部书稿后，就要求康拉德继续写下去。《阿尔麦耶的愚蠢》于一八九五年四月问世，自该书始，康拉德一直以“康拉德”的名义发表作品并以此名而闻名于世。因为他知道，“考泽尼奥斯基”这个名字是无法为英国人认同的。

康拉德一生出版的著作颇丰。到一九二四年去世时为止，康拉德已发表长篇小说十六部，其中两部同别人合作完成。此外他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有七部，还有四部散文集。本书收了他的三部小说：《吉姆爷》、《水仙花号上的黑水手》和《黑暗深处》。这三部作品被历代英美评论家认为是康拉德的作品中，内容最深刻、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性作品。

在这三部作品中，《黑暗深处》篇幅最短，可算一部中篇，但它在英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美国现代派诗人 T·S·艾略特创作的名篇《荒原》，就深受这部小说对现代人道德观的探讨

的影响。八十年代初美国轰动一时的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则从结构到内容都对《黑暗深处》进行了成功的模仿。

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一次河上航行——从人类开化的地区走向非洲黑人土著生活地区——是一种向人类社会洪荒时代的旅行。这只是一种地理给人造成的感受。在这种背景下，作者主要探讨的是库尔茨这个人物。他在从事“高尚和公正的伟大事业”的口号感召下，不惜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生活痛苦，历尽种种艰难险阻，多次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为“伟大事业”尽职尽责，最后却发现这种“伟大事业”只不过是白人对黑人的残酷压迫和掠夺，他也只是做了一个受骗者。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他为“伟大事业”差不多把命搭上了，招来的却是自己同类最恶毒的攻讦。他脱离白人集团，到黑人的原始部落里做首领，成功地对土著人行使着半人半神的统治。然而，这两种成功都没有使他摆脱他对人性黑暗一面的困惑，临死喊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人类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总有可能被自己的同类所暗算，所蒙骗，所攻击，所毁灭，这确实是一个永远值得探讨的主题。康拉德在篇幅不算长的《黑暗深处》中成功地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挖掘，值得称道。

《水仙花号上的黑水手》是康拉德写海上生活题材最早获得成功的一部作品，也可以称为他的成名作。水仙花号是一艘大帆船，从印度孟买向英国伦敦航行。整个故事分五部分，其中有名有姓地写了二十多名水手，而作者重点只写了两个新招收的水手：一个是黑人詹姆斯·韦特；另一个是易急易怒的闹事者唐金。故事最精彩的是第三章作者对大海的惊心动魄的自然力量与人类不屈不挠的求生力量的描写；飓风的破坏力是灾难性的，而水手的救生能力是前仆后继的。黑人事特是个骗子，怕死，又

利用死亡作他的同谋玩弄水手们的仁爱，藐视水手们的同情，战胜水手们的怀疑。韦特利用死亡作同谋，唐金又利用韦特作同谋。作为人，他们两个人的最大毛病是懒惰，没有责任感，无所事事却牢骚满腹，只讲索取不讲付出。他们不是做人，是混人。在人类的群体中，这种人像病毒，像瘟疫。人类在强大的大自然面前能做到顽强不屈，坚韧不拔，以命相拼，但在这种有严重缺陷的同类面前，却近乎毫无防范，无能为力，以至跟着误入歧途。唐金险些利用水手们的恐惧心理成功地煽动哗变，就是一例。

《水仙花号上的黑水手》是一部写人写海均取得相当成就的力作。美国现代派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称它是“用我们的语言所能表达的程度把大海和海上生活写得最精致最强烈的图画”。

很多评论家认为，《吉姆爷》是康拉德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称得上是他的代表作。有的评论家称它为“康拉德关于失败的艺术”。的确，从故事梗概来看，它的主人公吉姆确是一个失败的水手；年轻时自命不凡，充满幻想，一心一意要在航海事业上干出一番英雄业绩来。但是，正当他踌躇满志，想入非非之际，身为大副的他却在一次事故中，因一念之差，同他平素耻于与之伍的几个船上的官员丢下船上的几百名乘客，弃船而逃。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破船虽然摇摇晃晃，却没有沉入海底，而被一艘法国船拖回了陆地。这则海上发生的不光彩故事，在陆地上广泛流传。包括吉姆在内的船上官员被推上法庭，以玩忽职守罪而被取消航海资格。吉姆从此终生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不敢再面对他的亲朋好友，遁迹远离故乡的陌生岛国，在为当地土著居民谋福利的过程中找回了他失去的尊严和荣誉。然而，吉姆最后还是因为轻信自己的同类，致使岛上的居民受到白人海盗的袭击，付出了血的代价。吉姆为此以死来偿还了自己的歉疚。康拉德以这样一个人生充满了失败的年轻人作为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而且写得荡气回肠，的确可以说是艺术地展现了失败的美。

按作者本人在《作者注》中的说法，这部小说写的是“对失去的荣誉的强烈意识”。的确，不仅是康拉德生活的那个时代，而在任何时代，追求荣誉、英雄主义的业绩等等，都是有进取精神的年轻人的共同理想。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往往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像吉姆一样，在某个意外发生时不由自主地一跳，会使一些平时显得很优秀的青年从此与荣誉绝缘。荣誉与责任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点，康拉德通过吉姆的悲剧，揭示得相当深刻。与此同时，作者借主要叙事人马罗船长之口，对吉姆表示出极大的同情，显示出作者的人性主义立场。

严格地说来，本书所选收的三部小说，都是写水手生活的精品。康拉德热爱大海，崇尚以船为基地的水手生活。水手们一旦上船，就必须抱定同舟共济的精神；在与大海的较量中，水手们不仅要与人共患难，还要与船共患难，需要比在陆地生活中具有更大的凝聚力的集体主义精神、更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更强烈的责任心。《水仙花号上的黑水手》韦特是一个根本不具备水手素质的水手，他的存在是一艘船上最致命的消极因素，是一种涣散人心的毒气，甚至大海也因他的存在而微风不兴，使水仙花号这艘大帆船无法乘风破浪。韦特一死，大海立即风调水顺，在大海上困了两星期的水仙花号帆船一帆风顺地到达目的地。《黑暗深处》里的库尔茨和《吉姆爷》里的吉姆可以说都是失败的水手；然而他们的失败不在海上，而在陆地上。他们具备良好的水手素质，在海上练就了水手应有的性格，因此在陆地上很容易成为同类（指白人）的强者，成为土著人心目中的半神半人式的英雄和“爷”。他们的失败往往来自同类的暗算，他们的成功则来自土著人的俯首称臣和发自肺腑的喝彩。

从这些浅显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康拉德在他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极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现代派手法和技巧。在他的笔下，大海、陆地、具体的生活区域、不同的国度、白人和各种有色人种、帆船和轮船，都是具体的实物，又是抽象的符号。要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每样实物和符号都必须扮演一种和谐美好的角色，尤其作为和谐美好世界中的主角——人类——更应如此。正因为如此，康拉德笔下的人物都带有悲剧色彩很浓的良心发现和道德自我完善的品性，如《黑暗深处》里的库尔茨和《吉姆爷》里的吉姆。

康拉德写海上水手生活的作品，大多使用了讲故事的手法，一种夹叙夹议的手法，而主讲人是一个名叫马罗（或马洛）的水手（或船长），因此有的评论称他的这类作品为“马罗讲的故事”。他的这种写作方法在当时曾受到过许多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尤其其他的优秀长篇小说《吉姆爷》。康拉德在这部长篇的《作者注》里写道：“他们的论点是，无法指望任何人老是讲个没完，而别人就一直听着。他们说，这不大可信。”但康拉德“对此还是不大以为然”，并要批评他的人像有耐心的听众一样，“必须接受这么一个假设，就是故事的确有趣”。康拉德坚持了他的讲故事写作方法，时间证明他是成功的，是写作方法上的一种开拓，一种发展。他的创作对后来的许多英美文学家，如 T·S·艾略特、威廉·福克纳和格雷厄姆·格林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熊 蕃

一九九六年十月

目 次

吉姆爷	熊 蕾 译 1
水仙花号上的黑水手	石永礼 译 363
黑暗深处	黄雨石 译 515

吉 姆 爷

熊 蕾 译

作者注

这部小说刚成书时,就有议论说,我没有收住。有些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以短篇小说开始,结果却超出了作者的驾驭能力。有一两位发现了这一事实的内在证据,似乎颇觉有趣。他们指出了叙述形式的种种局限。他们的论点是,无法指望任何人老是讲个没完,而别人就一直听着。他们说,这不大可信。

经过差不多十六年的思索,我对此还是不大以为然。无论在热带还是温带,总有人一坐半夜,“轮着讲长长的故事”,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故事,且屡屡中断,好让人松口气;至于听众的耐性,那就必须接受这么一个假设,就是故事的确有趣。这是必要的预先假设。倘若我不相信它的确有趣,我根本就不会动笔。若仅仅说到体力上有没有可能撑得住,我们都知道,议会里有些发言可远远不止三个小时,而几乎快有六个钟头了;可是这本书里凡是马罗叙述的部分,我敢说,用不了三个小时就可以大声念完了。此外——虽然我已毫不含糊地去掉了所有这类无关紧要的细节——我们可以假定,那一夜总得有些茶点吧,像一杯不管什么样的矿泉水之类,好让讲述人讲下去。

不过,说正经的,实情是,我的初衷倒是想搞个短篇,只讲那艘朝圣的轮船的事;不讲别的。那可是个本本分分的念头。然而写了几页之后,我也不知怎么就不满起来,有一阵子便把它们放到了一边。直到已故的威廉·布莱克乌先生要我为他的杂志

写点东西，我才把它们又从抽屉里拿了出来。

直到那时我才看出，这条朝圣船的事，对于一个无拘无束、信马由缰的故事来说，倒是个挺好的开头；而且可以想见，这也是能够以一种单纯而敏感的性格来渲染整个“生存情绪”的一个事件。但所有这些最初的心情和精神的躁动在当时还很朦胧，而且过了这么多年，好像也没有变得更清晰些。

我放在一边的那几页在主题的选择上倒也还有其分量。但全书是经过认真改写的。我当时坐下来写的时候，就知道它会是一部长篇，虽然我未曾预见到它会在《马加》杂志上登了十三期。

时常有人问起我，在我的书中，我是否最喜欢这一本。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哪怕是在一位作者与他的作品的微妙关系上，我都非常反对偏爱。从原则上讲，我并不会有所偏爱；但我也不至于因有人偏爱我的吉姆爷而感到悲哀和气恼。我甚至不会说我“搞不明白……”，决不会！可是有一回，我迷惑而且惊讶了。

我的一个朋友从意大利回来，他在那儿曾同一位不喜欢此书的女士交谈过。对此我当然挺遗憾，但是使我惊讶的是她不喜欢的理由。“你知道，”她说，“简直都是病态。”

这番话令我苦苦思索了一个钟头。最后我得出了结论：即使考虑到主题本身与妇女正常的感受力格格不入而在判断上应当宽宏大量一些，那位太太想来也不会是意大利人。我也说不上她究竟是不是欧洲人。不管怎样，拉丁气质的人总不会把对失去了的荣誉的强烈意识看成是病态。这种意识也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还可能因矫情而讨嫌；而且我的吉姆或许也不是很普通的那种典型。但是，我可以向读者们大胆保证：他不是冷漠反常的思维的产物。他也不是北方迷雾中的人物。一个

阳光灿烂的早晨，在东方一个开敞锚地平平常常的环境里，我看到他的形状飘过——富有魅力——不可忽视——云山雾罩——一言不发。就该是这么个样子。为他的意义寻觅适当的字眼，则是我的事，而且要尽我所能有的同情。他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第 一 章

他差个一两英寸不到六英尺，体格健壮，他直冲你走来，双肩微向前耸，头朝前倾，而从眼底向上的凝视令你想到一头正冲过来的公牛。他的声音低沉、响亮，他那样子表现出一种顽固的自负，但并不咄咄逼人。他好像不得不如此，而且他显然对自己同对别人都是那样。他整洁得一尘不染，从头到脚，穿得一身雪白。他在东方各港口靠给轮船货商拉生意为生，很有人缘。

一个在水上兜生意的人不需要通过天底下任何一门考试，但是他必须具有抽象意义上的能力，而且要在实际中表现出来。他的工作是，只要有船要进港停锚，就跟其他同行比着从船帆、蒸气、木浆底下跑过去，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同船长打招呼，硬塞给他一张卡片——轮船货商的名片——当船长第一次上岸观光时，坚定而又不事张扬地把他领到一间庞大的、山洞一样的铺子，里面摆满了船上的吃喝用品；在这里你可以买到一切使你的船经得起风浪而且航行得顺顺当当的用品，从一套锚缆钩链到装饰船尾雕刻的一套金叶，应有尽有；在这里，船长会受到从未同他谋过面的船货商兄弟般地接待。这里有凉爽的客厅、安乐椅、成瓶的酒、雪茄烟、文具、一本港口条例，还有好客的热情，那热情足以溶化掉水手心头在三个月的航海生活中堆积起来的盐分。只要轮船呆在港口，这位兜生意的人就会天天登船拜访，使这样开始的联系继续下去。对船长来说，他像朋友一样忠实，像儿子一样孝顺，有约伯的耐心，有女子的无私奉献精神，又有酒

友的兴致。随后账单就送来了。这真是个美好而又有人情味的职业。因此水上兜生意的好人才实在难得。如果一个水上兜生意人既具有抽象意义上的能力,又有在海上长大的优势,他就值得老板出高价雇佣,还得哄着点儿。吉姆的工资一向不菲,而且受到的百般迁就足够买到魔鬼的忠贞。然而他还是黑着心地忘恩负义,会突然抛下差事,一走了之。他给他的老板们讲的理由一看就站不住脚。他转过身,他们就骂,“该死的傻瓜!”这是他们对他那细腻的感受力的批评。

对做水边生意的白人和船长们来说,他就是吉姆——没别的。他当然还有一个名字,可是他很怕那名字被叫出来。他的假身分漏洞就像筛子眼一样多,但他隐姓埋名隐瞒的倒不是身分,而是一个事实。当那桩事实将他的假身分曝光时,他便突然离开他当时所在的那个码头,转到另一个码头——一般是越走越往东。他只围着海港转,因为他是个被大海流放了的水手,也因为他有的是抽象意义上的能力,只适于在水上拉生意而做不好别的。他按部就班地朝着升起的太阳撤退,那桩事实无心他却又无可避免地追着他走。就这样,若干年来,有人相继在孟买、加尔各答、仰光、槟榔屿、巴达维亚见过他——在每个驻足之处,他只是在水上拉生意的吉姆。后来,他对不堪忍受的重负那敏锐的感知力驱使着他永远离开了海港和白种人,甚至把他赶到了原始森林里时,他选来藏匿他那可悲才能的那个丛林村庄中的马来人,给他的单音节的假名字加了一个头衔。他们管他叫吉姆团,就像有人可能叫他吉姆爷一样。

他原本生在一个牧师家。很多出色商船的船长都来自这些虔诚恬静的人家。吉姆的父亲对于不可知的事物了解得很透彻,那是为了住茅舍的平民百姓的道德炮制出来的,却不会打扰由准确无误的上帝安排住在深宅大院里那些人心灵的平静。那

座小教堂在一座小山上，透过杂乱的树叶看去，有一种长满了苔藓的岩石的那种灰色。它立在那里已有几百年了，不过周围的树木或许还记得安放第一块基石的情景。下面，牧师住宅的红色正面在一块块草坪、花床和一棵棵杉树的掩映下透出暖暖的亮色，房后是一片果园，左边是铺了地面的马栏，花房的玻璃顶棚紧靠着一面砖墙倾斜下来。这块教产归这一家已经好几代了；但是吉姆还有四个兄弟，所以，在他看了一些供假日消遣的文学作品，明确了要以海为业之后，他就立即被送上了一艘“远洋商船队指挥员训练舰”。

他在那儿学了一点三角学，知道了怎样走上桅帆桁。谁都喜欢他。在航海术比赛中他名列第三，在得第一的快艇上他划尾桨。他头脑清醒，体魄健壮，精明出众。他的位置是在前桅楼，他常常带着注定要在危难中挺身而出的好汉的不屑神情，从那里俯视那被棕色的河流切成了两大块的大群平静的屋顶，而散布在周围平原边上的工厂的烟囱一个个细得就像只铅笔，笔直地竖着，衬着脏兮兮的天空，像火山一样喷着烟雾。他可以看到大船出港，宽体渡船来来往往，小船远远在他脚下浮动，还有远处若隐若现的壮丽海景，心中充满了对冒险世界中的动荡生活的希望。

在底舱，在二百种声音的嘈杂中，他会忘却自己，想象着自己已经在经历消遣性文学作品中的海上生活。他看到自己正从即将沉没的船上救人，在飓风中砍掉桅杆，游过巨浪，留下一条白线；要不就看到自己在一场海难后成了孤零零的幸存者，赤着脚，半裸着，走在光溜溜的礁石上，找寻着贝类来充饥。他想象过自己在热带海岸上与野蛮人对峙，在外海平息船上的哗变，在大洋中的一只小艇里让绝望的人们鼓起勇气——永远都是忠于职守的榜样，像书中的英雄那样毫不退缩。